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六十

明　程敏政　編

傳

鐵崖先生傳　貝瓊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為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鉤自月墮於懐既寤生先生少頴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

樓上懼性弗顓易怠去梯轆轤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損鹽久不調遂放浪錢塘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為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辨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

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妥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强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僣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僣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

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後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

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夫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歷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决乎夫其議未决者又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呼紐氏之部落始廣其所傳初祖乃呵特之事丈不雅馴薦紳先生多難

言之八部之雄至安巴堅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安巴堅訖于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屬國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覺以起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固達倔然自奮於道宗之世遂浸與遼人為敵而奄有其國自

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與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

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為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簒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簒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塘事唐不受其命而簒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擄出帝改晉為遼漢興而

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尚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昪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歷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

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唐以為統則夫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武人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

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胥以靖康之後為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篡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

與前宋即東漢西漢之比爾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刻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渡南為南史也明矣再攷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

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絶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歷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得天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咈天數之

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
以天數之正一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
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外
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
時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哉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
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
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
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

天下商命始草而大統始集焉蓋草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草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

孟子傳焉孟子没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

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余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詞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

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典也故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概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説為宋遼金正統辯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夘酉及五運之

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辨出見者韙之謂其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游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于家誨子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參知政事惜其才欲薦於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頴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齊齊克於建德齊齊克敗後挈家歸錢塘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

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畧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奬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禄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為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

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揺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閤下不可以不省也況為閤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閤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閤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禄養之法有奸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為忠者某人有託詐以為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為廉良者閤下信佞為忠則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詐為直則臣

有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為廉良則蹠蹻者進隨夷者退矣又有某繡使而拜冠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為好人養之為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叅議賛密者未見其砭切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而為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釁募闕多端不有内變必有外禍不

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禄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乎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號也衆惡其直且目為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承相達實特穆爾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

不識皆知得其文為重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為買地葬之先生為人不尚峻絶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恒過其實士以此感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産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

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
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
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
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狂瀕樓其曰小蓬臺者以
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
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
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
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鉞麗則遺音及志

序碑銘賛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鐃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于世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厖文抏鐵崕務鏟一代之陋上追秦漢雖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已湖南李祈評其文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詘而名益昌傷已仕止典市官卒不大用噫君子之所貴豈以位哉

南宮生傳　　高啟

南宮生吴人偉軀幹博涉書籌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

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賔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陣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怪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横甚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名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

能勇吾將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為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甞遇生客次頎生不下巳目慴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尚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冐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譏切友過有忤巳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斷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

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吴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隱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樓君御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庋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娱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

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人自號云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違遠道德者異矣

天刑生傳　蘇伯衡

天刑生者名闕天刑生其號也生生而病兔闕因名闕而自號闕翁及年壯更得盲瞶拘攣病生傷目之不明

也耳之不聰也手之不能執也足之不能履也曰類若
吾矐吾薫吾攦吾欽者孰爲之天也天何刑我酷也吾
殆有隱慝乎古之刑幾而吾今具四刑悲夫以此更今
號曰天刑生云或曰生嘗坐族子德修乾沒內庫物簿
録其家就逮南京今天子燭其非辜卒還其家財而縱
之歸天子即天也今天子不忍生罪而謂天且刑生孰
信之或曰生大父父仕皆不大顯未嘗竊主柄作威福
倚法報復鬻獄而漁色淫刑而黷貨亦未嘗武斷而兼

併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生又讀書循理未嘗多行不義事熟視之不得所以致疾狀而生乃有斯疾信隠慝致邪夫天於人也隠慝猶且察之而矐之薫之攊之鈇之如此則陽為不善者又當何如人之竊主柄以作威福者倚法以報復者鬻獄漁色淫刑黷貨者武斷而兼併者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者多行不義事者可劓可刵可刖可剟者何可勝數不于彼是劓是刵是刖是剟顧乃陰矐生目薫生耳攊生手鈇生足不既失刑乎所

謂福善禍淫者非邪或曰天人曷嘗相干生者生死者死吉者吉凶者凶天何與焉而生乃謂天刑之不亦厚誣天也歟哉或曰若生者而信天刑之則亦天之未定耳天定且將以刑生者而刑其可劓可刵可刖可戮者善者可怠而惡者可肆邪生俱弗之答驟然歌衛人之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生姓潘氏金華人其先世仕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最顯後六世而宋亡又二世乃至生生通經能詩文而詩出語尤絶人生口吃

然喜面臧否人是非得失期期言不已喜怒一咈頋人以此嚴憚之有隂事惟恐生知之而發之見生輙趨避去之生令杜門不復出遇事猶輙作詩風刺向令生不疾廢詔起文學儒生且首推上生使生得如汪何輩拜御史亦且諤諤如乃祖而生竟以疾廢矣君子皆為之太息曰不幸云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潘生者得不為善人乎而其疾患至于此然而仲尼不得位顔淵短命死冉伯牛而有疾子夏而喪明聖賢且如此獨潘

生乎人皆謂生之自號為激察其言乃可謂能自反者

莊周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其潘生之謂歟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余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悌弟義婦事未嘗不為之感激流涕欲録傳之以為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為當刑者哀訴于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令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

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嘆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為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悌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為弁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為守當再嫁耳慎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塹上謂夫曰汝

尚未知吾志乎遂投于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
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竚視其夫河橋上夫
既死即自投于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
受戮家人財產盡沒于官婦人則當給爲官婢其妯娌
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
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
余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既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
之詳以是輒不得發以余一人所聞如此則余之所不

聞者可勝道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
葢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録邪
抑與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邪余固不得而深辨矣
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人
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
二孝子傳陳圭字錫玄台州黄岩人也其父叔弘與其
鄉人多讐圭常諫之後其讐人以贓告叔弘罪當死圭
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為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

得罪死此主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於主之身原主父使將自新誠不勝重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為天下勸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主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嘆主之孝而惜其死嗚呼主之死固主之志也於主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

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令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偕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塋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共守不敢少寐季

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隷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傾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詞於通政司通政司為陳於上上覩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巳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為幸而又以其父

子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羅先生傳

楊士奇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宋有爲廬溝主簿曰伯壽甞刲服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坊曰旌孝者先生曽伯祖也曽祖伯霖祖見可父穀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初受易於鄉先生常乾乾繼登康山長宗武之門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懈既冠遭元季兵亂走避岩谷崎嶇困窮未甞廢書卷性耿介一言

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輙絶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生及楊子淵有氷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知縣釆譽望聘先生及子淵鄧彦髙三人為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奉刺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冦號糟李萬户者以衆入府治刼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蹤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

負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爲爲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邪笞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旦出即汝輩暮皆寧家何爲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邪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糟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命下賦民鐵造軍器

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先生居第後治
蔬圃得窖鐵萬餘觔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
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為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皆入
官庫銖兩不私焉其氷蘗之操愈厲而卹民之心寢食
不忘為政以寬恕為本惟贓吏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
盜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逢吉
過德安仁出誣告先生他事將就鞫湖廣參政陶凱吴
雲按察副使劉某聞之馳召逢吉還謂曰君不知德安

有羅同知邪廿七府之賢守纔三人其可以枉忠賢哉岳州馬知府沔陽彭知府及先生三人也逢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先生總之秩滿詣京師坐擅用槀木染軍衣為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槀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鄒奕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葢先生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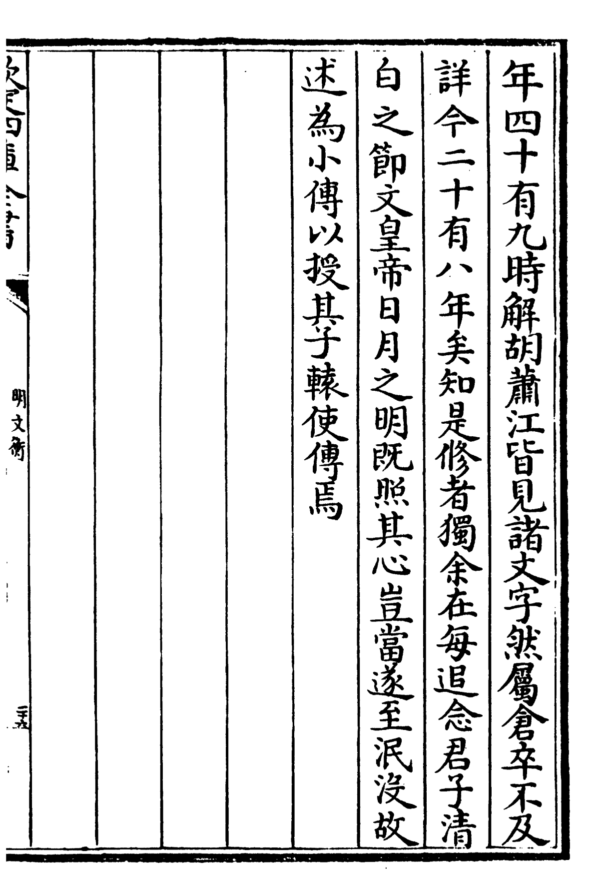
博為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育之有父道焉明年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陝西之役屢遣書督其學文廿年而捐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為道之大要不敢忘也恒竊私念先生所以修諸躬施諸人者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概為傳手錄一通以寄其子賔鐵盖又欲其子若孫皆圖不辱云

周是修傳

周是修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累有科第其支裔徙灘江里是修之所自出也是修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鄉先生胡渚樵渚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録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丘縣學訓導入見太祖高皇帝擢為周府奉祠正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

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
折之是修屹不為動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
金川門宫中悉自焚明日是修留書其家别其友江仲
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
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文皇帝繼
大統數月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進戮上曰彼食
其禄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修内貞外和有孝友忠信
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沖澹悠然其學

自經史百氏下至隂陽醫卜之説靡所不通為文章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録綱常懿範邇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是修汲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為之隐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明於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毖皆知名當世是修之學雖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為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修卒



年四十有九時解胡蕭江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不及詳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修者獨余在每追念君子清白之節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至泯沒故述為小傳以授其子轅使傳焉

明文衡卷六十

明文衡卷六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傳

錢可大傳

梁　潛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吴越王鏐之後歴廬陵刺史滙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之

士也可大生十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為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太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以行可大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併縶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其無子唯此一孫

耳兩人因事相代死情亦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我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縛其姑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復肯行遂死之變故倉卒之頃而一時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然何其可悲也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之皆以親老辭親既

沒終身為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葢少見也然其為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為山東按察僉事云

賛曰吾嘗過錢氏所居其地今所謂錢塘者愛其山水清曠因登高而望焉其南數十里外峻峰躍起視衆山特高云其北即宋丞相文信公故居也諸老人言丞相

往事與史傳所記殊異因言可大之避亂也居其山下最久其被執也亦幾不免余既壯其山川又聞可大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因為之傳云

徐孟昭傳

公諱旭字孟昭姓徐氏饒之樂平人其先南昌人也居樂平者十七世世以儒為業公幼穎悟稍長從其鄉先生蔡仲淵授春秋為文辭已超詣拔出見者皆奇之年三十一登洪武乙丑科進士第行浙江道監察御史入

為禮科庶吉士日記事侍上左右上方屬意天下進士每朝羣臣退獨進士留被領問上未退不得退也一日上呼公至前將有所任使而公奏對弗克稱旨上以其迂也命分教于涿州之房山復教諭鳯陽皆以憂去服闋擢安王府紀善用薦者陞為知州入史館上書論天下事多不能合公益落落自殊無所顧惜遂自史館出為考功員外郎及今上即位遷郎中預修高皇帝實録明年拜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又明年罷為翰林修撰以

辛公在高帝時素以篤學見稱數言事切中當時高帝嘉納之然欲老其才故抑之久而未有以用之也及在考功拒請託抑僥倖是是非非毫髮無所遁其情而尤以為天下之治與教在守令與教官守令教官弗稱其任者尤精覈之無少貸衆望風諠騰公持之益堅及在太學亦如在考功時然公純謹君子也雖盛威儀而中情簡質好惡出乎其至誠至于卓卓自守激之而不動挫之而不撓人未有過之者也居太學僅一年諸生凜

凛僅自修飭而其僚屬之不便者已譁然議之矣憚之者方側目於下忌之者又皆沮之於其私至相與揶揄其所為公以此竟罷改雲南參議君子莫不惜之及陛見上察其無他特命除翰林修撰俾預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方向用之而公卒矣時年五十二上聞之悼惜勅賜棺以斂遣禮部主事端禮諭祭焉公蓋終身坦夷不事表襮而其嫉惡剛勁人有所不堪者世以此高之而亦以此與之齟齬者衆也其為學明於義利之辨為

文約而明喜薦士所薦最多且賢屢考試科舉其得士最盛而尤孝于其親自鳳陽考試河南時入朝告歸省其母疾方亟公聞倍道疾趨至家母疾忽為之愈數日竟卒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賛曰考功與大司成皆國家要職非得賢才譽望之士以居之誠不可也然而信道明義篤行如公者往往尤難之豈天下豪傑羣居之地是非好惡所聚非素有驅駕龍策之才者終不足以騁耶自公在太學與考功人

情固多不附也及其歿已久相與稱賢考功與賢司成者必曰公事須久而後定亦理之常然無足怪者獨念聖上於賢士大夫保全覆護如公者蓋有無窮之恩焉予素知公恐其久而失之也因取其行事而論次之

蔣用文傳

陳繼

蔣用文名武生以字行其先居魏州五世祖安中金國子助教以直諫不納棄官攻醫曾祖應茂徙揚之儀真祖夢雷元揚州路醫學教授父伯雖舉進士崇明州判

洪武初召為史官以疾辭出為蘭陽丞用丈少穎悟讀
書過目成誦六歳事學從里中師有贈師萬年松者命
賦詩即就曰使者来西嶽採松云萬年佳名雖自好何
不長參天師驚喜曰是兒已見不器既而隨父官寓曰
俟公暇持所業質之聞說無疑問父大奇之曰吾有嗣
矣父沒歸儀真舊業廢於兵燹渡江占籍句容採山構
室居之大肆力於經籍久之得聖人深意乃習醫家言
會同黙異約其要而綜之取正於術之精善者而受其

秘於是決死生定緩速治效無一不中者由是用文之名驅四方矣孝事母魏夫人情依依不去左右食飲非躬治弗進夫人病被衣而不交睫者數月夫人老郡縣交辟不就曰吾不能舍一日養以趨祿利也夫人沒當洪武中始受薦入太醫院時朱彥修弟子戴原禮為院使擅其術人無有當其意者見用文喜曰君儒而為醫昌吾道必矣遂遂言於上授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與幹成勞僚類所歸仁宗皇帝在青宮用文日侍左右承頤

問隨事獻規益甚見親禮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
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御醫效率緩何也對曰
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仁
宗稱善及課績特命光禄置宴於院宴之旌其忠勤又
嘗命工部為營第用文入叩頟謝曰臣荷恩德萬不一
報又敢靡公費以益愧悚也再謝乃止其就故人居之
一室蕭然晏如也用文病且革手自為啟附進有曰臣
老病死不足言惟恨不能有報大恩伏願清心寡欲慎

加保養以輔聖治以安萬姓仁宗得啟驚嘆親御寳翰遣使慰問及卒命兵部給驛舟還其喪督治祠墳於中官仁宗即位詔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特謚恭靖遣官諭祭官其長子主善為院判用文諄厚恭謹知當世之要務其忠誼愛君之心惓惓於語言故能受知於上所以慰問誥祭之辭皆懐念忠誠揄揚學術以明上之不忘也居兩京三十年王公貴人下逮賤隷細氓愈其疾而著神效者歲不少貧者報之曰吾非為報為爾醫也

卒皆不受善交友始終不渝宗戚尤洽恩義奬勸後進汲汲人過恥出其口志嗜學雖老不厭治一室於公署之傍者顔曰緝熈于家居幽屏之所者顔曰靜學皆盛時羣籍暇輒翫閱其中時忘食寢或謂曰子老矣何勤益至是耶用文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猶箴儆於國俾臣下朝夕交相告戒乃作抑詩以自儆卒謚睿聖武公吾雖老幸未就木而敢以怠荒棄厥躬哉或又曰緝熈靜學意有説乎用文曰學有緝熈于光明成王之言

也非静無以成學諸葛武侯之言也吾志在是其為詩文有静學齋集若干卷治效方論若干卷卒之日無貴賤疏戚咸咨嗟悼傷曰善人亡矣子四人主善主敬主孝主忠皆立行有父風

竹軒劉先生傳

王英

先生姓劉氏諱亨字嘉會號竹軒其先居安城之密湖宋豫州刺史斌徙廬陵石塘里斌曾孫江寧司戶滲又自石塘徙其邑銅溪高祖哲甫知汀州曾祖景春元海

南監塲司丞祖貴翁父樂山先生端敏勤學泰和陳心
吾劉允中時稱名儒先生從之遊通詩書二經博究諸
史百氏之書洪武壬戌以賢人君子徵力辭親老後舉
經明行修陳古今政治之要太祖皇帝嘉之命進講華
葢殿以言事忤執政者出為壽州學訓導戊寅冬上疏
言六卿秩當與五軍都會相埒國子祭酒秩不當在太
僕卿下又言將臣子弟生長富貴習為驕侈他日安可
授官宜立武學教訓使知禮義以變其習俗陞常州武

進縣丞為政廉勤修學校躬課諸生讀書表其民之有節義者毀淫祠禁絶妖妄作善教坊再思亭以勉已勵俗百里之内絃歌相聞三年書最天曹上褒以璽書壬午縣民李德懋等作亂先生白郡守毋令滋蔓率衆擒首惡而諭降其黨方是時太宗皇帝初嗣大統遣使勞以金幣先生之名由是揚於遠邇無何以事罷還鄉屢有薦者先生輒辭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力薦先生雖老猶可為學校師表至京以年將八十辭宣宗皇帝

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豈不可為教官先生辭益力

上曰老者安之孔子之言也朕允其請令歸故鄉先生

歸怡然自得居則深衣幅巾列圖史左右日吟咏不輟

而動必蹈於禮於事有合義者必見諸行族弟夢華三

喪不能舉先生為治塋又以近舍山數十畝為鄉里貧

者葬人名之曰義山歲旱先生禱輒雨所居多種竹學

者稱之曰竹軒先生卒年八十有幾所著有竹軒集寫

心集隨寓録子習之舉懷才抱德為廣東按察司照磨

孫同履輒經綸綱同登己未進士第浙江義烏縣知縣

論曰自昔名德入仕而功業顯著者多載史傳而唐之王友貞孟詵白履中諸人者以才學入仕未至大顯既罷去則隱而終身焉豈有功業可稱哉而史亦傳之蓋以其志恬退不貪名嗜利禄耳若先生之學行用之固可有為中乃不偶雖屢薦再起而仕非所願視友貞輩夫何遠哉君子之論人必有取於斯故著之為傳云

尚書王文安公傳

陳敬宗

公諱英字時彦别號泉坡其先太原人祖宗達宗迪功
即仕於臨川遂家金谿曾祖顒貞元季以書經魁江右
入國朝退隐於家祖子岱父修本並以儒行稱母曾氏
公生十一歲而失怙母淑人以教以養遊業邑庠刻苦
嗜學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時太宗文皇帝方鋭意育才
命翰林學士解縉選進士頴秀者與狀元曾棨等通得
如二十八宿人之數俾盡讀文淵閣古今書作為班馬
韓柳歐蘇文字命大官日給珍饌月賜燈油之費數召

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方退公在二十八人之中每為儕輩所推讓後上以綸綍事重以公與今冢宰王直皆慎密可與任並揀入秘閣書進呈機密奏疏歲戊子預修太祖高皇帝實録丁亥授翰林修撰扈蹕巡狩北京丙申陞翰林侍讀戊戌實録成賜襲衣綵叚鈔錠壬寅北敵犯邊二月上親征公扈從至庫哩和囉海五月旋師過威遠鎮李陵城已四十里上召公曰聞李陵城有石碑可往視之復遣錦衣衛官校隨之

以行時城中被兵殺掠燒毁一空惟城北門有石出尺餘掘土拭磨觀之額曰李陵臺驛令謝君德政之碑其文略可讀其陰刻達嚕噶齊等官姓名明日公儁奏其故上曰此碑既鐫有元人姓名異日彼人見之必以此地為已物爾宜再往擊碎之用火煅沉之於河以絶其事端公如旨而往既還奏上喜謂公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為用正好宣力勿憚勞苦因問曰朕率師北伐爾試言成功如何公對曰北敵擾邊罪在不

宥但聞天兵親征必遠走漠北臣願陛下幸毋入險窮追也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之言惟不欲窮兵黷武耳復謂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謡言之類爾有所聞即來密奏又諭太監孟驥曰秀才有事即令入見毋阻六月上駐蹕安平鎮立功官軍因有過不與口糧者多相聚悲泣曰吾等糧盡必死道路矣公以為言且曰此皆壯士也願陛下宥其過而與之恩則異日必得其死力上悦即命兵部尚書李慶人給口糧并載衣甲驢

一匹甲辰上復親征北部還次榆木川晏駕時仁宗皇帝在東宮命尚書蹇義夏原吉學士楊榮楊士奇侍讀王直與公同定喪禮議國政宿内閣凡七日仁宗皇帝嗣位加恩賜白金綵段八月進秩侍講學士尋陞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明年乞歸省賜鈔二千緡俾馳傳而還宣宗皇帝即位嘗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吴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俱有重名念汝當講經史陳道義以啟沃朕心罔俾前人

獨專其美賜内醖及鈔千緡命入内閣察預中秘嘗奏乞分俸養母于家上允其請宣德庚戌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録成賜白金綵幣襲衣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復賜金鑲琥珀麒麟帶壬子正月聞太淑人曾氏喪上命禮部賜祭工部造墳遣中官院董護公奔喪冬十月即奪哀還朝寵遇日隆不時召對正統間開經筵公為講官陳說詳明於文義之外多有規諫之語其講章於朝退之際人争求去以為珍寳修宣宗皇帝

實録與少師楊士奇楊榮同為總裁實録成賜白金百兩綵段鞍馬進秩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癸亥正月奉旨出理部事講官如故乙丑淛江台寧等府民遭疫死甚衆上遣公齎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厲時浙間久旱公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請作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而還丙寅公奏京師去冬少雪今年自春徂夏雨澤不降種不入

土小民缺食此皆臣等政事不修激怒上蒼所致伏望
陛下施賑卹之恩臣等宜益省愆戒飭仍乞齋沐祈禱
以格天心上從其言果大雨五日先是公奏請致仕不
許至是年七十復上章乞罷政吏部言公精力未衰上
是其言不允戊辰八月上特旨陞公南京禮部尚書明
日謝恩畢内傳旨曰上以卿久仕先朝多效勤勞陞秩
南京得安佚既視事南京二年得疾而終是為景泰元
年五月十七日也春秋七十有五訃聞上悼惜賜謚文

安命禮部賜祭工部造墳公在翰林屢為會試考官海
内名士多出門下為文章典贍朝廷制作經其筆居多
四方求金石銘誌碑記者接踵其門公酬應不倦世多珍之
論曰撫自為州以來多出名儒顯官若宋之晏殊王
安國元之吳澄虞伯生諸君子其文章名位功業皆
炳然當世而垂耀竹帛者豈偶然哉玉笥寶蓋諸名山
秀氣之所鍾也公亦撫之人也其文章名位功業莫不
相似然自入仕歷官通顯不離朝廷四十五年而列聖

眷遇久益不衰於此則似過之矣豈天之生賢私於撫之人哉抑孰知公之才徳自足致身於青雲之上也

黄氏母子賢孝傳　　　李賢

黄氏名文父鉉江西新喻人永樂癸巳徙河間之任丘娶孫氏生文甫一歲商於南陽之鄧州守禦所百戶李興見鉉文雅以女妻之未幾歸任丘李氏與孫氏相戾間達於興興遣人取其女還鉉亦隨往時孫氏年二十有四文方四歲鉉别後音問不通孫氏與文母子二人

零丁孤苦人不能堪而孫氏奮志成家勤力紡績夜以繼日以供力役之征周衣食之費撫育其子年及成童謂所親曰吾聞子弟讀書可以起家今吾備嘗艱苦幸有此子若遣入邑庠以勗其成天其或者憐吾志乎所親曰此意固善第念爾一子之外更無紀綱之僕子若在官凡百費用尤倍於昔吾恐爾之艱苦未艾也孫乃愀然泣下曰吾已慮之熟矣傾處子之計莫良於此雖倍艱苦安敢辭同編之人聞之勃然怒曰吾代爾子力

役久矣今幸其長不吾累焉而又脫之可乎雖愍情乞
惠拒之益堅孫氏憂欝食不下嚥已而會所親達其情
于有司始獲入庠孫氏且喜且懼愈極力生業勵子進
學而凡從師親友之需未嘗少乏文亦感激遵母之訓
潛心經史但自幼父去嘗問母曰吾父安在母曰汝父世
家江西為商河南吾亦不知其所棲矣於是母子相傾
潸然出涕以悲正統已巳文以成材貢入太學會天
下士子講習一日言及其父不知所在有同舍生王綱

者鄧州人聞其父名曰吾州百戸李興有壻即此名也非汝父乎文因思母所云大喜曰是也景泰初以謁告歸省至家即白於母徑詣鄧州訪父果在内鄉板橋鎮離其子已三十四年矣一見痛絶方蘇親屬會晤悲喜交集留數月不能同行文復辭父入監天順改元夏吏部掄才以文為兖州府通判乃奉母抵任視篆後即遣人迎父就禄以養父時年八十有五憚於遠涉再迎不起至三母曰汝之孝心盡矣彼有所戀不可再迎文悲

思不已曰吾父不來吾即棄官而往閩府官僚咸跪請其母母亦悲感而許之一時見者無不沾襟乃以安車迎至鉞離孫氏已四十四年矣妻子父母始得會合以遂天倫之樂嗟夫黄氏母子其賢孝矣哉向非孫氏之賢其子未必成立以有今日非文之孝其父未必會合以獲禄養遂使零丁孤苦之室變為團欒歡慶之堂予親見其事因為作傳以告於來世